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六一回 碧眼蟬獨戰四寇 小神童智鬥清風

話說勝官保聽見樓下有人翻著江湖黑話上樓，他仔細一看，這人身高八尺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紫，粗眉大眼，天靈蓋有一個大肉疙瘩，身穿青洋縐大衫，青緞抓地虎靴子，手拿大包袱。後面那人，身高六尺，面皮微黑，也是濃眉闊目，鸚鵡鼻子，咧腮嘴，身穿藍布大褂，青洋縐褂褲，手拿著大包袱。上得樓來，見樓上就是勝官保一人喝酒，這小孩倒也有趣，靠著樓窗。

這兩人也靠樓窗坐下，說：「伙計，你撿好吃的炸炒幾樣，不怕多花費錢。」勝官保一瞧，是劍峰山在案的逃軍賊犯獨角鬼焦禮、地理鬼焦智。勝官保認識他們兩人，他們卻不認識勝官保。勝官保心想：「這兩賊由西安府逃軍，我常聽爺爺說，要把他兩個拿住，去見彭欽差。」想罷，就要拉桿棒動手。又一想：「我是個小孩子，他們兩個人，我摔倒一個，那個過來，這個又起來，我能拿一個，不能拿兩個，莫如到本地面帶官兵前來，可以剪草除根。」想罷，勝官保把伙計叫過來說：「我這個小包裹，你給我看著，我下樓去去就來。」伙計說：「小爺，你交給我吧。」

勝官保出了會友樓，見對面來了一老者，便過去行禮，說：「借問老丈，這黃花鋪哪裡有武職衙門？本地有多少官兵？」

老丈說：「這裡就有千總衙門，學生你找衙門做什麼？」勝官保說：「找人。」那老丈說：「你由此往南走兩箭地，往東進小衙門，朝北有座關帝廟，隔壁貼著門封告條，那就是千總衙門。」勝官保問明白了，與老丈拱了拱手，一直往南去，走了有兩箭之地，見東邊有一條衙門，進去往北走，果然就是千總衙門。勝官保來到衙門門口，說：「辛苦，哪位老爺該班？」

裡面出來一位門頭，年有四十多歲，說：「學生你找誰？」

勝官保說：「我找你們千總大老爺，調本處官兵，幫我去辦案。」門頭說：「你有什麼憑據拿來，我給你去回一聲。」勝官保說：「我沒有辦案的文憑。」門頭說：「但憑口說，怕我們老爺怪罪下來。」勝官保沒法，只好回來，又一想：「憑我這身為，也拿得住他了。」這叫藝高人膽大。他剛到會友樓門口，見對面來了一人。勝官保一瞧，正是碧眼金蟬石鑄。

石鑄自前日在勝家寨得了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，連夜趕回靈寶縣，見孔壽看看要死，渾身冰涼。他把化毒散用酒灌了一半，在鏢傷口上用了一半，再用拔毒膏給他貼好。石鑄說：「我告半天假。」公館中的眾辦差官，這兩天都在訪拿飛雲和清風。石鑄來到黃花鋪，天交正午，正遇勝官保站在會友樓門口發愁。

石鑄說：「你早來了？為什麼在這裡發愣？」勝官保一見石鑄，喜不自勝，說：「石爺爺！你別嚷，我告訴你一點事。」

石鑄說：「有什麼事，你說吧。」勝官保把石鑄拉在無人之處，說：「剛才我到了會友樓，靠了樓窗，要了兩樣菜、一壺酒。

我正在喝酒，聽見樓下有人說江湖黑話，上來了兩個人。我一瞧是劍峰山的獨角鬼焦禮、地理鬼焦智，我認識他們，他們不認識我。我常聽我爺爺說，他們是西安府的逃軍，我想要動手把他們拿住，又怕摔倒這個，那個過來，我沒捆的工夫，這才

下樓去找本地面的千總衙門，調官兵來幫著我拿。誰想他們說辦案沒文憑，他們不管，我無奈回來，正在發愁。石爺爺你來了甚好，此時二鬼在酒樓上吃酒，你我一人拿一個。」石鑄一聽，甚為喜悅，拉出桿棒進了酒樓，勝官保就在外面等候。

石鑄上了樓梯一看，二鬼正在吃酒。他發一聲喊，說：「好賊崽子，石大爺找遍天下，不想今天在此遇著，你們還跑得了麼？」二鬼急忙打開包裹，取出虎尾三截棍，不敢與石鑄交手，便跳下樓去。石鑄說：「我把你這兩個無知的小輩拿了，石大爺與你們仇深似海。」二鬼跳在當街，又見勝官保舉桿棒過來，便撒腿就跑。石鑄由樓上跳下來，同勝官保往北就追。

追出北村口，有兩條岔路，一條奔西北，一條奔正西，卻不知二鬼往哪條路上去了。石鑄說：「我往正西追，你往西北追，十五里地為止，追不上回頭到會友樓見。」勝官保說：「是！」

就往西北追去。

石鑄往正西追出四五里地，見二鬼在對面樹林中，手拉三截棍，正在那裡站著。獨角鬼焦禮說：「四弟，你我不用混了，要講在劍峰山，誰不知焦家五鬼。今天叫石鑄追得望影而逃，你我拉出虎尾三截棍，莫如跟他一死相拚。」二人見石鑄追上來了，焦禮說：「姓石的！今天咱們一死相拚！」石鑄說：「你兩個該死的囚徒，我與你們仇深似海。你兄弟不該串通班山、班立娥，盜去我的家口。我拿住你們，生食你二人之肉。」說著，抖桿棒撲向焦禮。焦禮擺三截棍照石鑄頭上就掄，石鑄往旁邊一閃，一桿棒就把焦禮捺了個筋斗。焦智趕了上來，石鑄一回身，又把焦智捺倒。兩個人，哥哥起來，兄弟躺下，有十幾個筋斗，摔得頭昏轉向，要跑也跑不了。這時，只見打正西樹林之內，又跑出來一個和尚。石鑄留心一看，正是飛雲，拉手中刀說：「焦家二位兄弟不必害怕，我來幫你二人拿住石鑄。」

石鑄心想：「這二鬼還拿不住，又來了一個和尚。」飛雲擺手中蒺藜錘，照石鑄就打，石鑄一閃身，把飛雲捺倒。石鑄一人敵三人，著實累了，口中帶喘。這三個賊人一瞧，喜出望外。

書中文交代：飛雲從何處來得這樣巧呢？內有一段隱情。只因靈寶縣雙行刺，被眾差官趕跑。飛雲也不敢回葵花觀，自己落荒逃走，在靈寶縣附近的一個所在，住了兩天，聽了聽風聲。

他想：葵花觀是去不得的了，莫若投奔黃花鋪的靜街太歲黃永，那裡是綠林的窩子。今天走在這裡，正遇二鬼跟石鑄動手。他與焦家二鬼平素相識，就問：「三哥、四哥從哪裡來？為何跟石鑄動手？」焦禮說：「兄弟你不知道，我與石鑄仇深似海，你幫我把他拿住，碎屍萬段，方出我胸中惡氣。」石鑄一想：「三個賊人並力相拚，也不好辦，勝官保這孩子又不知往哪裡去了？」石鑄正在盼勝官保，自己眼看累得不行，有心跑吧，怪丟人的；要是不跑，工夫大了，就得死在他三人之手！

石鑄心中正在盤算，又聽見正西念無量佛，這來者並非別人，正是清風惡道於常業。他從公館被馬玉龍追跑，逃出城來，因找不著飛雲，自己連夜回到葵花觀，見著馬道元說：「大哥趁早逃走吧！我同飛雲這個亂子惹得不小。」馬道元說：「留兩個道童在廟裡看守，我去雲遊四方，過一年半載再回來。師弟你上哪裡去？」於常業說：「我上黃花鋪，找我拜兄靜街太歲黃永，暫避兩三個月。」清風走到這裡，見飛雲三人正與石鑄動手，要立斬石鑄。不知石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